

## 第十四回 明月珠東床中選

詩曰：

光熠熠以照物，勢規規而抱圓。西山之下，隨珠星而隱見。東海之上，逐明月而虧全。胡云色奪琉璃，光射金玉。鮫人泣吳江之際，游女弄漢皋之曲。在蜀郡而浮青，居石家而自綠。無脛而至，有感必通。去映魏東之裏，來還合浦之中。垂輕簾而璀璨，綴珠網之玲瓏。

——右《明珠賦》（采錄半篇）

卻說范公回至金陵，未及旬日，程逸菴已託表弟宋瑄為媒，與程信之、程必賢一同來望。相見甫畢，宋瑄便令從者，以小金盒捧上明珠，范公笑道：「某前言已定，斷無二二。夜珍之賜，容待寒荊抵舍，方敢拜登。」宋瑄道：「家表兄迫於賤事，未及造府拜見，故先著晚生以珠呈奉，既承老先生金諾，則尊老夫人意必相符，還望麾留，足叨厚誼。」范公乃欣然收領，遂館必賢等於宅西別業。又逾數日，老夫人方到。見公面容黎黑，驚喚道：「一別三年，相公鬚鬢俱皓然了。」珠娘出來，見禮方畢，與夫人抱頭而哭，公再三勸慰，夫人方收淚道：「女兒之事，問於金元，已知大略。只不知相公謫到邊塞，景況何如？」范公嗟嘆道：「若說塞上風霜，其實淒楚，那杜游擊孤軍出鎮，疲憊殘弱之兵，不滿二千，卻又當敵人之衝，刁鬥不息。每至胡笳群動，牧馬悲嘶，惟與杜君向南飲血。自揣此生，必以馬革裹尸，誰料今日又得與夫人相見。」夫人道：「那裴崔威勢，近日如何？」答道：「夫人猶未知麼？自先帝殞天、今上秉政之後，魏忠賢自縊而亡，全家貶徙嶺外。如今王梅川矢心策手，便把魏裴彈了一本，又欲修睦於我，替我出疏辯冤，故王梅川得以原職閑住。聖上即升我為苑馬寺少卿，我不欲為官，所以致仕。」夫人又泣道：「只可恨女兒無辜也受此一番磨難。」

范公道：「我正為女兒姻事，專待夫人歸來商議。」便把程逸菴求親，說了一遍，取出明珠付與夫人。夫人大驚道：「相公臨別叮嚀，曾說錢生一歸，便諧花燭，不意錢生淹留京邸，直待春闈奏捷而還。」公驚問道：「我閱南畿試錄，並無錢生姓名，為何春試得捷？」夫人道：「他只慮玉梅州嫉害，故從了母姓，又改諱為芳。」范公道：「三四內果然有一魏芳，但不知登第而歸，可有明珠否？」夫人道：「錢生到家，正值女兒遭難，他一聞此信，悲思婉轉，便以明珠付我。我推卻不受，他道：『小姐雖無下落，我畢竟要到處尋求。』妾感其意誠，只得收下，及前日金元來報，妾身起程之後，彼亦買舟後至。若又許了程家，何以回那錢生？相公此舉忒覺孟浪矣。」范公想了一會道：「據夫人之意，何以處之？」夫人道：「依妾愚見，作速辭卻程翁，仍許錢生為是。」范公道：「我與逸菴相知情厚，況是親口許出，今明珠已收，程生已館於別業矣，怎能辭卻？」夫人道：「不然。我母子至蘇，感承錢夫人殷勤款待，及臨別之際，含淚相送，堅以姻親為懇。況兼錢生付珠在前，程家議親在後。今若變易移心，不惟食言，而且負德矣。」公以事在兩難，悶悶不悅。

方公與夫人談論時，珠娘在旁聽說許親程氏，便退至闌閨，柳眉低鎖，杏臉生愁。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悔不死於陶氏園中。」紅蕖聽了，驚訝道：「小姐怎發此言？」珠娘道：「我與錢郎，雖不曾一面相親，然以詩箋傳意，又託蓮香訂盟月下。今錢郎幸得中了，果有明珠為聘，事已萬分無疑。誰想程翁，亦以明珠，央媒來說，爹爹竟爾許允。把三載深情，一旦付之流水，使我忽然聞此，心如刀割。」紅蕖道：「說起錢翁情重，果然難得。自京邸回來，一聞小姐之事，便慘然不樂，既與夫人同至陶園尋覓，又把梅三姐送府追究。看他心意遑遑，頃刻不能放下。以後管家報說老爺、小姐已在揚州相會，便即眉開眼笑，與夫人奉觴稱喜。其一往情深，愛念小姐如此。況又少年科甲，異日青天偉業，不卜可知。即使程生有其才，未必有其貌；有其一貌，亦不能有其情。豈以小姐天姿國色，竟與羔兒作配乎？趁今未曾下聘，速與夫人商議，尚可挽回。」珠娘道：「羞人答答的，怎好啟齒。事若不諧，有死而已。」話聲未絕，忽聞雲板傳進，蘇州錢翁已到。原來錢生自夫人歸來，便把不欺厚贈而遣之。稟過太夫人，起身進京，一則賀問遷鶯，一則訂期納采。因先詣祖居探候鳴皋，款留信宿，是日方來謁見。范公以生既成進士，兼以風流旖旎，真所謂國士無雙也，殊悔多許程生，故相見之際，意其不安。是夜仍宿生於凝芳閣之東廂。生以物換星移，轉盼三載，而窗前之碧梧如故，竹色依然，感念舊懷，賦詩一律。詩曰：

鳳凰城裏舊仙家，瑞溢門闌獲彩霞。  
綺閣仍披徐孺榻，星機重犯使君槎。  
當軒竹佩因風響，繞徑梧陰帶月賒。  
追憶桃花曾識面，漫緣流水覓胡麻。

翌日早起，夫人出來，殷殷然以擾宅為謝，錢生亦深敘簡慢之罪。夫人忽見壁上新題，大加贊賞道：「構意清新，吐辭芬郁，誠文苑之鳳毛也。」錢生以明珠微露其意，夫人面容忽改，含糊不答。錢生心下狐疑，急忙持刺，往拜許翔卿。翔卿恭敬出迎，施禮畢，分賓主而坐，彼此敘了寒溫。錢生道：「前歲浼兄作伐，因乏明珠，蹉跎至今。幸而求獲一丸，已面奉范伯母矣。再乞訂准，以便擇吉。」翔卿道：「過承厚愛，敢不執柯，所惜錢翁到底緣薄。」錢生驚問為著何由，翔卿道：「范翁前在維揚，與程逸菴當面訂姻，今程兄來已數日，將欲擇期行聘矣。」錢生痴呆了半晌，嘆息道：「弟以求取夜珍，幾遭兇兇之手，真所謂劈洪波而探之於龍領者也。不謂明珠雖得，事多齟齬。三載以來，也不知歷了多少淒風苦雨，今日滿望一言安就，誰知年伯將我遺落。無乃負小姐數年待字之意，而負錢生一片求聘之心乎？」翔卿道：「范公愛重錢翁，豈欲變更？只因金山寺中救出小姐，皆賴逸菴從侄之力，故不得已而許之，非公之本懷也。」錢生又力懇翔卿，婉轉為計。翔卿方沉吟不語，忽見屏後鬢雲隱現，遣出小鬟催喚翔卿。翔卿起身進去一會，忙忙出來，見生面如土色，支頤嘆氣，乃抵掌而笑道：「錢翁暫省愁煩，某即刻進見范公，當圖別計，以卻逸菴，決不致錢翁有遺珠之恨。」錢生乃深深揖謝，又再四囑託而回。至凝芳閣下，含愁獨坐，正在咄咄書空，只見紅蕖走至。錢生慌忙迎進，嘆息而謂之道：「我自前歲，承紅姐以詩箋傳遞，又與小姐一面之後，晨風夕雨，總助相思，明幌花簾，惟增悵慕。這一段痴情，其念可以質之鬼神。今日此來，恨不即刻便諧連理，誰知忽然改易，使我三載痴心，化為春夢。雖是爾家老爺之故，在小姐亦以憐才一念，兼若飄風，獨不記月下之言乎？」紅蕖道：「錢翁不要錯怨小姐，自因老爺許了程家後，小姐眼眠橫淚，長嘆一聲，曾許誰兒？」

風波，何妾緣之慳而命之薄也！」乃喚紅葉悄悄囑咐道：「我欲以數字，密報錢郎，只為愁滿肺腸，一辭莫措，惟汝為我傳言致意，不可以薄命妾憂損情懷，亦不可以姻事難諧，急為去就。且再從容以觀老夫人主意若何。」錢生嘆道：「若得小姐如此厚意，庶不枉了錢九畹一片誠心。相煩紅姐，也把我若衷，轉達妝次。」紅葉見生辭意悽惻，將欲掉下淚來，因安慰道：「錢翁請自保重，倘早晚老爺與夫人計議，一有好消息，妾即當走報也。」錢生慌忙深深一揖道：「若蒙紅姐見憐，沒齒不敢忘德。」

二人正在喁喁細談，忽聞窗外履響，紅葉奔逸而去。生以未罄所懷，悶悶不懌，吟五言一絕云。詩曰：

好事翻成夢，多愁只為情。

可憐吳紫玉，寧忍負韓生。

既而傍晚，錢生和衣偃臥，紅葉又來，輕輕推喚，錢生一躍而起道：「紅姐昏暮出來，必有好音見示。」紅葉道：「頃刻見老爺在夢筆軒與翔卿促膝細商，妾於隔垣側耳，雖不分明，然略聞語意，大約姻事可諧，為此特來報知。」錢生喜添十信，連連稱謝。到了次日飯後，范公請生出到前廳，只見宋瑄、程信之、程必賢、許翔卿俱到，一一施禮，依齒而坐。范公道：「老夫今日奉屈諸君，不為別事，只因小女，擇婿十年，至今未果。曩歲九畹年侄，下帷敝舍，便欲以弱息委字，因惑於明珠一言，猶豫未決。及年侄取到明珠，老夫又為含沙所中，待罪北關。嗣後小女貼危，幸遇程兄救至維揚，恰值老夫歸舟暫泊，所以遇復逸菴，央訂秦晉。隨辱宋兄持珠遠貺，得以絲籠附託，固老夫萬分之幸也。誰想九畹錦旋之日，先以明珠付在拙荆，日來又辱又旃自蘇而至，致使老夫數日思惟，不能裁決。若許了逸翁，則年侄又道付珠在前；如允了年侄，則逸翁又疑老夫欣慕進士了。故老夫愚意，不若限韻出題，求二位賢契各吐珠玉，待老夫一筆謄寫，傳進小女，聽其選擇。庶彼此無言，而老夫可以免罪，不知宋、程兩兄與翔卿以為何如？」翔卿道：「明諭極是，此正昔賢雀屏絲幕之意也。」公即令人取出兩顆夜珠，放在幾上，又令人分授紙筆。錢生詩思泉涌，自謂穩中無疑；必賢亦以夙負詩名，欺生只知八股，正要賣弄才學，俱向公推遜道：「侄輩庸碌小巫，怎敢在班門弄斧。」范公道：「賢契俱是詞壇領袖，休得太謙。」此日信之雖然在座，因以已事愴恍，寂無一言。只有宋瑄，心下不悅，私謂翔卿道：「若非信之之力，小姐怎得保全。今日此舉，反為錢，君作嫁衣裳也。只可笑范先生何不直言回了逸菴，多此一番轉折？」翔卿道：「范公端人也，決無一毫私念，兄請勿疑。」二人自在一邊說話，公即以明珠為題，令二生拈韻。錢生得了「奇」字，必賢得了「難」字，錢生情興勃勃，信筆一揮，恍若龍蛇飛舞。必賢思文翩翩，數行立草，猶如三峽倒流，須臾之間，二生詩俱脫稿，奉上范公。范公連聲嘆賞，謄寫遞進，錢生既注目以盼佳音，必賢亦屏息以俟。忽報吏部王爺來拜，范公急忙換了冠帶出迎。

梅川進來，與宋瑄等次第見畢，獨與錢生細細的寒溫了幾句，一眼見明珠笑問道：「今日滿堂佳客，豈來自銅柱朱崖，為何夜光燦目？」范公備語其故，梅川道：「不必論二位佳制，老夫一定要與錢郎作伐了。」言未畢，門上報進錢爺來拜，原來鳴皋亦為生親事未知若何，特來拜望。范公即忙邀入，依次相見，不題。

且說二詩傳進蘭房，珠娘焚香淨手，然後展視。先拈一首，卻是「難」字韻的。詩曰：

夜深不惜月將殘，徑寸光凝一室寒。

神女弄時游漢曲，鮫人位處落金盤。

酬恩肯借靈蛇用，無脛終從合浦還。

莫謂暗投逢按劍，香閨明鑒辨何難。

逐句吟哦了一遍，笑道：「詩非不工，乃學究語也。」放在一邊，又看一首，是「奇」字韻的。詩曰：

分明盈掌質合規，曾探驪龍向碧漪。

的磔露荷承盒捧，玲瓏蛛網隔簾窺。

日臨色更欺珍瑯，莫墜光能代日移。

慚愧石家空秘綠，難從照乘擬珍奇。

珠娘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不禁贊嘆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且勿論詠物精工，人所不及，即其鏤金為句，琢玉為辭，讀其詩，而斯人之深情逸韻宛在眼底，正我向來寤寐不忘者。其殆錢郎之筆乎！」又反復朗詠數過，笑謂紅葉道：「此詩蓄意悠遠，非錢郎莫能作，非我莫能知也。」紅葉道：「小姐目如犀火，自應辨識夜珠，然事係終身，亦宜慎擇。何以知其必是錢翁所作？」珠娘道：「彼云『曾探驪龍』者，暗喻曾經會過，先有婚姻之約也。首聯託喻詠珠，頸聯表揚珠之光潔，雖有不即不離之妙，其實暗藏深意。末云『石家空秘綠』者，昔日季倫有妾，名喚綠珠，今我亦名夢珠，故以照乘比我，而言石家之綠珠，不如照乘之珍奇也。自非敏手慧心，安能措詠？那一首則不然，前六句，無非借引故實，後二句以珠自況，而欲取鑿於我，因知為程生所作耳。」紅葉笑道：「小姐這樣聰明，真是掃眉才子。」珠娘看畢，便提起兔毫，細細圈點，藏在篋中，又把那一首選不中的，也向詩尾批了數句，著紅葉傳出。范公接來，送與梅川，展開一看，乃是必賢所作。篋後批云：

中聯工整，結語冗雄，惟上清照乘，足以方斯雅制。惜乎起語卑弱，金石之聲微乖耳。

梅川看罷，獎嘆道：「批語極切，若以令愛為試官，士無不公之嘆矣。」又笑謂錢生道：「如今的金花彩段謝媒儀，穩要送與老夫了。」錢生意氣揚揚，喜動眉宇，惟程必賢勃然變色，垂首喪氣。宋瑄、信之俱覺無顏，便欲起身作別，范公一把留住，笑向梅川道：「若年兄肯為小女作伐，小弟也要與令愛做媒。程生賢契青年美才，誠可謂風流佳婿也，不識年兄肯以東床留彼袒腹？」梅川欣然首肯。原來必賢的才貌，雖亞於生，然亦百尺無枝，亭亭獨上，故梅川甚覺中意，一口許諾。范公大喜道：「既承梅翁厚情，弟即當寫書，報達逸菴，暫屈宋兄留在敝舍，以看程君作入幕賓也。」鳴皋道：「今日不期而會，小侄終牽珠綠，程兄亦諧鳳偶，一雙兩好，奇情、奇事，千秋之下，又成一段佳話矣。」因起身密語錢生道：「前日吾侄載來此婦，終日悲啼。他云住在維揚，又與程生同姓，試以語之，或者是他族中，使渠夫婦完合，也是一樁美事。」

錢生恍然醒起，乃問信之道：「吾兄還是久住揚州，或是臨安遷至？」信之道：「晚弟向居武林，依附家叔僅三載耳。」錢生又問道：「尊閨可是林氏，今無恙否？」信之慘然悲嘆道：「拙妻果然姓林，向日搬徙至揚，行次鎮江夜泊，忽為綠林所劫，至今杳無消耗。」錢生笑道：「只在小弟身上，包兄珠還合浦，劍返延津。」信之愕然驚問，錢生道：「前日小弟進京，泊舟村岸，夜半，忽聞哭聲隱隱，其聲低而甚哀，漸近江邊，將欲赴水。弟疑是人家婢妾，忙令舟子起身救住。細問其故，答道：『妾身林氏，夫主姓程，因自杭州遷至維揚，其夜遇盜，妾為賊首所虜，無計可脫。今夕賊與同伙飲醉而歸，闔家睡熟，妾方能逾窗逃出，欲尋一死。幸值君子垂救，倘肯送至廣陵，生死不敢忘德。』」又道：「此地五六家，俱是餘黨，尊舟為何獨泊於此？」弟聞而肅然惶懼。候至守鐘

初動，忙促開船，進京之後，留在家叔舍下。正欲擇暇送歸，不期遇兄，適聞所言，其事吻合，故知為尊閫無疑矣。」信之又驚又喜，慌忙揖謝，范公大笑道：「梅翁得招快婿，老夫幸結絲蘿，誰料信之兄，又得去珠復還，轉覺奇了。」梅川等亦無不稱異，信之想起戚氏夢中所言，愈加感嘆。原來錢生一見信之，問了姓表便覺驚疑，因以小姐在心，正懷得失之念，故未暇及此。以後倒是鳴皋提醒，然後問及，誰想果是信之之妻。也是事誠湊巧。

當日梅川先別，隨後信之便與鳴皋同去。公退至內房，忙令小姐代作書稿，以達逸菴。小姐文不加點，信筆寫就。書曰：

向弟之得歸也，惟幸濱死餘魂，重依日月，寧復知零丁弱息，亦寄命於豺狼。仰藉慶雲之庇，得逢令侄救免，反承臺召賜飫溪鱸，固已飽德飲醇之至矣。又辱兄翁，高誼謁如，不鄙葑菲，而以朱陳相約，忻荷之深，信加銜感。及弟抵舍，詢知賤內在蘇。敝年侄九畹，南宮戰勝而還，先以明珠付聘。故佳郎君玉趾方臨，而九畹亦自蘇繼至，使弟進退維谷，罔知所以。不虞令侄舍陷入萑苻，亦因九畹泊舟之便，救至敝邑。非令侄則小女不能瓦全，非九畹則令侄舍不能璧合。彼此相胥，正天意所以全姻偶也。顧弟不能無歉者，深以有負厚愛。幸值敵同年梅翁淑媛，幽閑窈窕，過於關雎，方足以副門下寤寐反側之求。特遣進魚旆達。倘獲兄翁賜允，則小女得以苟且字姻，而異日百兩盈之，鳳臺諧偶。聊託柯斧微愛，少償孟浪爽約之罪於萬一。統祈臺命，監毫主臣。

覽書笑道：「寫得委曲詳懇，不容增減一字矣。」便即寫封，正欲道人送去，只見信之同了林氏，笑容可掬，特來謝生，又與宋瑄、必賢作別先回。范公囑道：「歸見令叔，煩為老夫婉轉致意。」信之欣然，惟惟而別。生亦辭公回見鳴皋，置辦行聘之物。

不則一日，逸菴回書，許可並即訂准納采日期。范公取出金盒明珠，同了宋瑄、程生往拜梅川。梅川慨然留醺，將珠收下。次日，宋、程殷勤謝公而去。兩姓聯姻，無非遵行六禮，此不備載。

只說錢生納聘之後，時因恩例不必到部，已得選授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知縣，公以筮仕在邇，卜吉贅生當合巹之夕，命生作催妝詩，錢生提筆立就。詩曰：

銀漢不須烏鵲渡，良媒只合謝明珠。

鳳樓早把新妝辨，為報三星已在隅。

既而銀燭熒煌，珠簾高捲，小姐金裝玉裹，打扮得好似天仙的帝女，兩行婢媵簇擁出來。錢生烏紗皂靴，身穿大紅員領，參拜禮畢，外面大開喜筵，公與范斐陪著王梅川、許翔卿二媒，及錢鳴皋等；內面鼓樂送入洞房。生與小姐，同飲花燭之下。不多時，酒闌人散，珠娘卸了鳳冠霞披，錢生亦脫去袍靴，移燭近前，把小姐仔細一看，雖有沉魚落雁之容、閉月羞花之貌，然與寒年月夜所見絕不相似，心下驚訝不定，便把前後事情，細細盤詰。珠娘道：「君以昔時所見的比妾如何？」錢生道：「彼不如也。」珠娘笑道：「君誤矣，昔時會見者，即妾也，豈有一人容貌前後各別？」錢生道：「休言誑我，自與小姐一面之後，曉風夕月，在在相思，總不離於心目之間，那有面龐尚不能認真者？」珠娘道：「設或妾非小姐，花燭已成，何必多問耶？」錢生顏色頓變，愀然不樂。珠娘乃笑道：「妾雖陋質，素以禮法自持，豈肯夜出閨房，以露多露？只因慕君之纔，君又固需一見，故不得已，特以侍女蓮香代會，其實非妾也。」生猶未信，珠娘解鬆衣領，出刀痕以示生，生方欣喜道：「好笑我三載相思，竟在夢中也。」乃細述從前相慕之懷，珠娘亦訴被難之苦。少焉解帶下幃，共入鴛鴦衾裏。真個是少年才子佳人，溫存旖旎，彼貪此愛，曲盡於飛之樂矣。

次日恰值蓮香親來賀喜，夫人小姐，優禮相待。錢生見畢，細看面容，宛然如故。蓮香說起范公以詩選擇之事，因笑道：「那日妾在屏後，窺見錢爺面色不豫，拙夫又倉皇無計，故妾聊設此謀耳。」錢生謝道：「感領盛情，中心頌之，何日忘之。」退而有感，賦詩一絕。詩曰：

國色從來識面難，洞房昨夜喜相看。

三年一覺相思夢，錯認山茶是牡丹。

錢生終以頸痕為玷，問於醫者。醫者道：「昔有美妃，為如意所傷，曾將癩髓為膏，和珠粉以敷之，其癩始滅。」錢生乃令人遍求白癩。過了數日，既感紅葉之情，又以紫蕭曾經同難，便將二人配合。又想起瑤枝未知還魂果否，即著紫蕭前往東昌，迎接白翁夫婦。不一日，紫蕭回報，臨情盡遭流寇，城外居民各竄，遍處尋問，竟不知白公所在。錢生聽罷，不勝悵快。忽聞報進，姑蘇賈文華在外，便即慌忙出見。

不知文華來，有何說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